

〔目〕井上靖 著

# 敦煌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 敦煌

〔目〕

井上靖 著  
刘慕沙 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敦煌/[日]井上靖著;刘慕沙译.-北京: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0.9  
ISBN 978-7-5302-1050-5

I.①敦… II.①井…②刘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  
日本—现代 IV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913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0-0380

TONKO

By INOUE Yasushi

Copyright © 1959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 
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, Japan.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敦煌

DUNHUANG

[日]井上靖 著

刘慕沙 译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址: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50×1168 32开本 6印张 110千字  
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050-5

I·1022 定价:20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-58572393

# 1

赵行德进京赶考，从湖南乡下老家来到京城开封，正是仁宗皇帝天圣四年（公元一〇二六年）春月。时当官吏万能的世代，自太祖以降，经太宗以迄仁宗，朝廷重用文官以防患武人跋扈擅权的方策始终未变。每一军事要冲都配备文人出身的官吏。学而优则仕乃是有意宦途者一致选择的晋身之道，而通过科举考试，无疑是功名富贵的开端。

仁宗之前的真宗皇帝即曾亲撰一首《劝学篇》，昭告天下，学而优则仕乃是获取功名富贵的捷径：当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；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；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

如簇；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

只要凭借优秀的成绩进士及第，宰相以下的任何高位，都未尝不可得。即或没有出类拔萃的成绩，各州的通判之类也时常选自及第者。诚如真宗所言，金屋、美人……一切都可以靠读书求得。

赵行德进京赶考这一年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多达三万三千八百人，其中仅五百人将金榜题名。赵行德从春季到初夏一直逗留京城，寄居于西华门附近的一个同乡家里。京城的三市六街全是来自各地的考生，其中老少皆有。在这段日子里，赵行德已经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礼部帖经、杂文、时务策五道，以及诗赋等考试。

天气逐渐变热的初夏，阳光透过榆树叶丛洒向京城大街的某一日，行德接到一纸通知，要他去应试吏部的身、言、书、判诸种测试。“身”着重体貌丰伟，“言”端赖言词辩正，“书”贵乎楷法遒美，“判”则端视文理优秀。只要通过这几种测试，就只剩天子的金殿策问了。殿试前三名分别被称为状元、榜眼和探花，这些成绩出类拔萃者自不必说，所有及第者前途都有了辉煌的保障。

赵行德以为同期考生中没有几人学力比他更优，他确实具备如此自负的条件：出生于儒者世家，自幼喜好读书，可以说直到三十二岁的今日，无一日离开过书本。前面几种测试对行德而言，都易如反掌；每一关都有成百上千的竞争者被淘汰而陆续离去，他可是想也没想过自己可能沦入落第

者之列。

这天，赵行德按照指示前往设于尚书省的考场。应试的考生全部聚集在回廊围绕的中庭待命，在负责官员的传唤下被轮流引入。待命的考生或是以各自喜好的姿势，坐在围绕中庭摆设的椅子上，或是在那儿棵老槐树下彷徨。空气干燥，不断有风吹过。测试迟迟轮不到赵行德，他坐在角落里那棵巨槐的树根上，打发着漫长而又让人坐立不安的时间。不久，轻微的睡意袭来，他闭上眼睛，抱起胳膊，微仰着脸，选了一个舒适的姿势。耳边不时传来被传唤的新名字，但没多久，那声音便越来越远了。

他不觉间进入了梦乡。梦里，他被带到天子面前，考场上身着朝服的高官贵爵并列两旁，中央摆了张椅子。行德大胆地走向那张椅子，坐下来。这时，他发现距离自己约莫六尺远的地方高出一块，垂挂着一张薄幕。

“何亮的安边策如何？”质询来自帷幕背后，声音出乎意料的洪亮。

所谓何亮的安边策，乃是三十年前的至道三年（九九七年），当时的永兴军通判何亮到灵州屯田考察之后，向真宗皇帝上疏有关边疆问题的奏议。那正是朝廷为西方西夏入侵最感棘手的时期。早自太祖晚年，西夏便成为建国不久的宋朝最大的问题，到得何亮考察之日，更是边疆最为紧迫的时候。之后直至今日，西夏问题仍旧未得解决。

西夏乃是党项族建立的小国，这个民族老早就盘踞在西

凉地带以东。西凉地带即所谓夷夏杂居之地，除党项族之外，麇集着以回鹘、吐蕃为首的各少数边族，其中几支虽也建立了小小的王国，但从太祖时代开始，独独西夏强大起来，不仅压迫其他民族，且屡屡入侵宋国西境。西夏表面上臣服于宋，却又接受中原政权夙敌契丹的册封，反复无常，始终是宋朝历代最为头痛的问题。邻接五凉的灵武之地，几乎年年都要遭受西夏铁骑蹂躏，在何亮启奏镇边政策的前一年，朝廷甚至有放弃灵武之意。

何亮在奏议里将朝廷以往对西夏的政策分为三方面严加批判，毫不留情地列举其缺失，斥之为完全不可行。

何亮批判的，乃是放弃灵武、兴师征讨，以及姑息羁縻这三种主张。一旦放弃灵武，西夏版图将益形扩大，或将导致其与西域诸族连横，而朝廷将得不到五凉东方出产的马匹；兴师征讨则碍于边塞兵力不足及粮草缺乏，殊难实现；若采取姑息羁縻政策，或许可望一时和平，但悍如豺狼的西夏势必并吞零散于五凉的若干少数民族，成为中土未来的大患，正中其下怀。

最后，何亮申诉了他认为应对现实情况最有效的办法。他建议在西夏劫掠西境之际，宜于在作为其前进基地的水草地区构筑一城，待得西夏大军一动，即刻予以迎头痛击。以往屡战西夏都未能获胜，实因未能与敌方主力一决雌雄，而徒然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追击消耗兵力。如若敌方前来挑衅，欲将其歼灭并非难事，如若西夏不动兵，可再建一城，使这

两地一为城，一为塞。驻守一城需要巨额开支，拥有两城就可以令附近一带的平民开垦田地，并选一良将驻守防备，再慢慢以恩信招抚蛮夷。

“时之主政者不理何亮意见，而采用他所否定的姑息政策，以致边疆问题拖延至今，实为愚昧至极。放眼今日西域，不幸俱诚如何亮预言。”

赵行德满心支持何亮的镇边政策，感觉自己的声音因亢奋而颤抖着。他明白自己周遭发生的事情——椅子倒了，有人拍桌子，怒骂声四起，但他必须把说到一半的话讲完，于是继续道：“目前西夏征服了四周的戎夷，日渐强大，未来势将成为中土大患。大宋因而不得不经常整備八十万大军，为此所费不赀，马匹产地又握于敌手，即连补给都成问题。”

只见天子面前的幔幕刷的一声掀开，紧接着一大伙人对他直冲过来。赵行德想站起来，却不知为什么双脚不听使唤，向前栽了。

就在此时，赵行德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往前栽向地面，连忙挺直身体环顾四周。映入他视野的是烈日下空无一人的中庭，以及一个在中庭一角俯视着他的身着朝服的官员。行德拍了拍掌上的沙子，站了起来。刚才挤满中庭的考生此刻已踪迹全无。

“殿试……”行德喃喃道。

那官员轻蔑地瞪着行德，一言不发。行德明白过来，在他一不小心跌入梦乡忙着答复天子策试的时候，错过了顶顶



要紧的殿试，以致自动放弃了这场殿试。想必他的名字也曾被叫到，无奈熟睡的他毫无察觉。

赵行德走出尚书省官廨，穿过行人稀少的官卫街，游魂般穿街过巷。金榜题名、豪门盛宴、白衣公卿！如今均已成泡影。

赵行德忽然想起了孟郊的七绝诗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这是孟郊于五旬之年进士及第，接获报帖时的感慨。而此刻，四周自不见长安的牡丹花，空有灼热的夏阳笼罩着饱受绝望摧残的他。更糟的是下一次进士考试必须再等三年。行德疯狂地走了又走，唯有行走这件事还支撑着他。不觉间他踏入城外的市集，穿着脏旧的男男女女成群地走动在薄暮将临的窄巷里。路两旁大多是出售食品的店铺，烧烤鸡鸭的小吃店鳞次栉比，油脂烧焦的气味混杂着尘埃汗水，四周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异味。屋檐下还有挂着熏猪羊肉的铺子。行德感到了饥饿，他从清晨起就水米未进。

不知拐过了几条巷子，行德看见前头麇集着黑压压的一座人山，窄小的巷子原就极其拥塞，这时越发难以通行。行德从人山背后探首观望究竟。

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横躺在木箱厚板上一个女人赤裸的下半身。行德挤入人墙，这回隔着人们的肩头，他看到了那女人的上半身。原来那女人一丝不挂，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并非汉人，身材很丰满，肌肤不算白，有一种行德从未见过的晶莹和光洁。那张仰着的面孔，颧骨突出，下巴尖细，

眼睛有些凹陷，显得很暗淡。

行德又向前挤去。那女人身旁站着一条赤膊汉子，手持一把大刀，瞪着面前瞧热闹的人群。这汉子有张狰狞凶猛的脸。

“嘿，来来来，快来买，快来买，要手给手，要脚给脚，任凭各位客官挑选，来来来！”男人狠狠地环视着四周的人群吆喝着。

瞧热闹的人群只在这时有些骚动，不过人们的目光丝毫没有离开眼前那件稀罕商品。

“怎么？各位客官，没人敢出钱买这玩意儿？怎么净是些窝囊废！”男人再度叫嚷道。

四周仍无一人发话。

行德从人墙里跨出一步。“这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忍不住这样发问。

手持大刀的汉子眼露凶光地瞪着行德说：“她是西夏女人，不仅抢了别人的丈夫，还想得寸进尺谋害元配，是个本性凶恶的坏女人。我正准备将她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卖，你如果愿意尽管挑，耳朵、鼻子、奶子、大腿，要什么给什么，价钱和猪肉一样。”

此人也不是汉人，眼珠有些泛蓝，胸毛闪着金黄色的亮光，肉墩墩的肩膀上有如符咒般诡异的文身。

“这女人同意你这么做吗？”行德问道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没等男人回答，横陈一旁的女人竟然抢着回答：“要斩要剝随便好了。”女人口气粗野，声音倒是高

昂清脆。由于女人开了口，人群里又掀起了一阵短短的骚乱。行德弄不清楚她是认了命还是讲恹气话。

“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，到底要磨蹭到什么时候？要是整个儿的买不起，让我来零割，大家买起来方便一点。喏，手指头怎么样？”

刹那间，男人手里大刀一闪，随着刀口剁在木板上的声响，女人嘴里发出一声说不上惨叫也说不上呻吟的喊嚷。行德以为女人放在脑袋旁边的胳膊给剁断了一条，因为看到眼前一道鲜血。然而，女人的臂膀并没有被剁断，只是左手的两根手指少了一截。

瞧热闹的人群骚动着向后退却。

“好吧，我买了。”赵行德不禁嚷道，“我买她整个人。”

“买定了？”男人不放心地追问了一句。

这时，女人撑着犹在滴血的手坐了起来，满脸通红地转向行德：“抱歉，我偏偏不卖整的。别小看我们西夏女人，要买就剁开来买回家去吧。”说完女人又仰面躺下。

行德颇费工夫才明白女人显然误会了，于是向她解释：“不，我买是买你整个儿的人，可并无意要把你怎么样。我只是替你赎身，你可以随自己的意思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

行德接着和男人交涉。出价不高，事情很快就谈妥了。行德从怀里掏出银子，搁到木板上说：“放她自由吧。”

男人抓起银子，用行德听不懂的话冲女人大吼大叫。女人从木板上慢慢坐起。

众人因事态出乎意料的发展茫然若失地兀立在那里，行德穿过人群离开，走向巷口。走不多远，有人从背后叫住了他，回过头去，只见那女人一路奔过来。她身穿粗糙胡装，用碎布包裹着受伤的手，追上来对行德说：“我不愿白白领受你的恩惠，请你把这收下吧，我只有这个。”

女人说着递给行德一小片碎布。也不知是否因为流了血，她脸色有点苍白。行德摊开手上的那块碎片，只见上面有一些类似文字的奇形怪状的东西，十个一行地排列成三行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行德问道。

“我也读不来，是我的名字和出生地吧。不带着这个，你进不了伊尔喀。它对我已经没有用处，还是送给你好了。”

“伊尔喀是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伊尔喀就是伊尔喀啊，大概是珠玉之城的意思吧，就是西夏的京都。”女人扑闪着深凹的黑眸子说。

“刚才那男人是哪里人？”赵行德又问。

“那家伙是回鹘人，是个坏坯子。”女人说完，径自走向人群。

赵行德又迈步向前，边走边感到自己已和以往有所不同，可也弄不清究竟有了什么改变，只觉心里顶顶重要的东西已完全被某种别的东西取代。刚才还对殿试耿耿于怀的自己很是不值，而因此甚至落入绝望，更是滑稽可笑。前一会儿目睹的奇事和书本学问可以说是全然不同，起码以所具备的知识无法理解，却有着强大的震撼力，足以从根底上动摇他

以往的想法和人生观。

那个年轻的西夏女子躺在木板上时，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？她难道不在乎被杀？究竟是什么使得她拒绝出售完整的身体？难道那也是所谓的贞操观念？还有，男人将一个人生生宰割出售的想法，以及剁断女人手指的那种残酷，也是赵行德无法理解的。那女人竟然无动于衷！这里潜藏着某种强烈得足以攫住行德整个心灵的东西。

这天晚上，赵行德返回住处，迎着灯火细细察看女人给他的那块布片。写在上面的三十来个文字有点像汉字，却又不是，全是些见所未见的东西。这就是那女人出生的那个叫作西夏的国家的文字吗？赵行德方才晓得西夏原来拥有自己的文字。

赵行德把玩着那块布片，想起了科举考场上的那位主考官。他是个六旬上下的老人，既然身任主考官，想必颇有来历，事实上，从其短短数语，便可以想象他在典籍方面的造诣有多深。行德只在考场碰到过他几次，对其一无所知，但说不定这老人能够解读这些奇妙的文字呢。

第二天，赵行德了解到那位老人是礼部官员，便特地到衙门里去拜望。奇怪的是，错过殿试给予他的打击，已经从心里烟消云散了。行德三谒之后才获准晋见。他将布片出示给老人，请求他解读。然而，老人自顾板着面孔凝视那块布片，好半天也不抬一下头。行德向老人解释这块布片的来龙去脉，他这才把视线移开。“我从未见过这种文字。契丹文和回鹘文

我都认得，可不知道西夏原来也有文字，该是最近才造的吧。这是一种模仿汉文、意义不大的文字。”

行德于是说：“可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是桩不得了的大事，不是吗？等西夏强大起来，所有来自西方的典籍，势必将在西夏之地被译成西夏文，这么一来，以往传播到西夏而从未被接受的文化，就会在西夏扎下根来。”

老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我看不必多虑，西夏不至强大。”

“可是，拥有自己的文字，不就表示西夏已然是一个大国了吗？”

“那般戎夷领土稍有扩大，立刻就想模仿别国以自夸。西夏充其量不过戎夷一支，不是什么特别优秀的民族。”

“不然。我认为西夏具备成为大国的潜力。正如何亮所言，有朝一日必将成为中土大患。”行德言道。

说这番话时他毫不犹豫。在尚书省中庭所做的梦里，他曾指摘为政者对西夏政策的失败，而此刻，他感到这番话比当时所言充实得多。就连市集里区区一女子都具有足以使西夏强大的要素，那种不可思议的视死如归的冷静，只怕不是根源于个体的性格；诚如她眼神里的那份阴翳，那种对生命等闲视之的沉着，必定源于西夏民族的血脉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现在没有闲暇。”老人冷冷地下了逐客令。

行德明白自己这番话得罪了老人。这次访问的结果，只是弄清楚了布片上的字母乃是一种中土尚未知悉的文字。

老人似乎对西夏的文字不甚关心，赵行德却无法将偶然到手的这三十来个文字轻易搁置一边。从此，无论睡醒，那些文字都不停地在他眼前闪现。

对行德而言，留在京城已毫无意义，但他却迟迟不想动身。并非无法衣锦还乡这事使他心情沉重。他既不因名落孙山而泄气，也无意卷土重来再度赶考，如今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事物代替科举，占据了整个身心。

赵行德每天总要把布片拿出来几次，看看那上面的奇形文字。根据那女人的简短解释，这八成是西夏国的官符，相当于牌证或通行文书之类。然而，行德总觉得其中必定隐藏着某种中土任何典籍都没有的深远意义。看着那些文字，眼前就渐渐止不住浮现出市集上那个西夏女子丰盈结实的赤身。

赵行德从心底希望起码能够设法看懂这三十来个文字，即便要费再多的心血都在所不惜。过去几年来他始终热衷科举，如今忽然像摆脱了附体的邪魔，不再沉迷于功名了。然而，偏又有个西夏国，取而代之占满了他的心。他想读懂它的文字，也想踏上那片土地，到西夏人居住的地方走一走，看一看。

遇见市集上那女人半月有余，赵行德决心赴西夏一游。何亮的镇边政策、西夏可能成为中土未来大患之事已从他脑海里消失。此时对他而言，西夏乃是北地一个谜一样的民族，拥有他不懂的文字，以及他无从理解的女人的血脉。那儿或许存在着某种他从不曾梦想过的强有力而又无价的东西，他渴望到那儿去亲手触及。一个市集上的西夏女子，竟然使赵

行德与生俱来的执著于某种事物的狂热，出现了一个剧烈的转向。他再也无法抑制前往西夏的欲望。



